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二辑

世情小说史话

萧相恺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辽新登字 6 号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二辑

世情小说史话

萧相恺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建平县书刊印刷厂印刷

字数:57,000 开本:787×1092¹/32 印张:3 $\frac{5}{8}$

印数:1—10,689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 申 刘顺德

装帧设计:乐勿安 东 明 子 木

责任校对:孙明晶 马 慧

ISBN 7-5382-1704-5/I·87

定 价: 2.50 元

内容简介

世情小说的孕育，从神话传说时代便已开始。到魏晋南北朝，描写人世情恋、夫妻、家庭关系的小说，更日渐多起来。明清的《金瓶梅》和《红楼梦》是世情小说的高潮。本书系统地探讨了世情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对主要作品进行了剖析，不乏真知灼见。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

出版说明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套全面系统评介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小说作品的丛书，旨在向中学图书馆提供系统的课余读物，正确引导中学生阅读和欣赏，以启迪中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同时也兼顾教学参考和学术研究。所以它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用通俗的文字和生动的形式，写出当代科研的新水平；少数作者虽然还不是专家，但也是在所撰著的课题上有较深入研究的中青年研究者。

（二）每书都是寓学术性于知识性、趣味性之中，不是死板的讲授，而是高层次的引导，力求达到：中学生看得懂、爱看，大学生和研究者也可了解各书作者的新资料、新观点和新成就。

（三）全丛书共九辑八十册。这九辑是：断代简史类、分类史话类、小说知识类、小说与文

化类、历史小说类、世情讽喻类、神怪小说类、侠义公案类、话本与文言小说类。其中小说史部分，以史为经，以作品为纬，分代、分类评述；作品评析部分，以有影响的作家与作品为主，兼顾门类，重在评介，旁及源流；力图从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评介中国古代小说，以开阅读者的视野。

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写通俗与学术兼顾的书，这是一种新的尝试。诚望教育界、学术界以及各界读者给予批评指导。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1月

目 录

- 一 从孕育到发展
——宋元以前的世情小说 …………… (1)
- 二 迟到了的第一个高潮
——以《金瓶梅》为代表的明代
世情小说 …………… (25)
- 三 第一个高潮后的一股异流
——清前期的才子佳人小说 …………… (45)
- 四 新的高潮的到来
——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清中前期
世情小说 …………… (63)
- 五 在模仿与创新间徘徊
——清乾隆以后的世情小说 …………… (81)

一 从孕育到发展

——宋元以前

的世情小说

世情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古代通俗小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流派。也有人称它为人情小说——主要是写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也包括人心善恶和世态炎凉。

按理说，世情小说的孕育，应该同其它的小说一样，从初民的神话传说时代便已开始。但事实上，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却只对那神灵或人神的恋爱感兴趣，津津乐道的多是些远离人间烟火的异怪故事。明明人类的繁衍生息是男女相交的结果，却硬要说人是女娲用泥土捏出来的。传说中盘古兄妹结婚繁衍了后代的故事，也被罩上了神怪的外表。在《诗经》的时

代，诗歌可以直抒爱情，而宋玉的那篇实际上是写人间情爱的赋体小说《高唐赋》，却硬要把女的写成巫山神女。著名的小说《穆天子传》，叙周穆王在瑶池之上宴请西王母的故事，虽然情意绵绵，但也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这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中，我们的国家，并没有（或者还未发现）真正的写人间恋情的小说。然而，我们却又不能不说，正是在这些叙神灵恋爱的神话、人神恋爱的小说中，产生着叙人间恋情小说的胚胎。

迨及魏晋，小说虽仍以志怪为主流，但记人间恋情的故事，渐次出现了。《西京杂记》中的“文君贳酒”便叙述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互爱慕、相偕私奔、当垆卖酒的风流艳事：“秋胡”条也叙秋胡做官回乡，途中遇到个漂亮女子，秋胡进行调戏，回到家中才发现那女子便是自己的妻子，妻子觉得难以做人，投水而死。在《郭子》中，又有一则，写贾公闾的女儿，看中了韩寿，婢女为他们传递消息，于是二人私通，这是一个早在社会上流传的故事，所以，在叙述了这个故事后，作者又作了一番辩证，讲了另一个故事，说韩寿所通的是陈骞的女儿，其时韩寿是陈的僚属，每次集会，陈都闻到韩身上有股异香，想起这香是外国进贡的，武帝只赐给贾充和自己，韩家决无此香，因此怀疑韩与自己的女儿有私，拷

问婢女，果然如此，便将女儿许给韩寿。还没结婚，女儿便死去，韩寿后来又娶了贾氏。在一些志怪小说之中，也很有些充满人情味的恋爱小说。如《搜神记》中的《韩凭夫妇》，写战国时宋康王强夺舍人韩凭的妻子何氏，韩凭寄信给妻子后自杀而死，何氏也投台自尽，一夜之间，两座相望的坟上，各长出一棵梓树，没多久，两树“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一对鸳鸯在树上“交颈悲鸣”；《吴王小女》写吴王夫差的女儿爱上了韩重，私订终身。韩重外出游学，嘱父母向吴王求婚，吴王不许，女儿“结气”死去，韩重归来，不胜悲痛，上坟吊祭，女儿却从墓中出来与韩重做了三日夫妻。这两篇小说后面的神怪尾巴，实不过是人们出于对人间美好爱情被扼杀的不平与愤怒而有意制造出来的东西，它反映了人们对自由爱恋的一种美好愿望。

到了南北朝，那种纯写人间情恋、夫妇家庭关系的小说，更日渐增多了起来。有一部小说集，名叫《妒记》，书已佚失。从现存的一些佚文看，写的虽都是妒嫉的妇女，客观上却明显地反映了不合理婚姻制度下的夫妇不和谐关系及不协调的家庭生活。据说，这书是南朝宋太宗看到“宋世诸主、莫不严妒”、又有“湖熟令袁韬妻以妒忌赐死”的事件发生，因此让近臣虞通之写了这部小说。这说明，不协和的夫妻家庭生活，已

成了当时社会的一大问题。这部《妒记》大约是我国以夫妇关系为题材的第一部小说集，很值得重视。

这期间，写男女恋情最出色的小说，大约要数《世说新语》的《假谲》门“温嶠娶妇”和《幽明录》中的“卖胡粉女子”。“温嶠娶妇”写温嶠死了妻子，私下里看上了表妹，又不好明说。恰好姑姑托他为表妹介绍个女婿，于是他使用自己的一面玉镜台作为聘礼，骗姑姑说已经为表妹找到了一门好亲事，女婿的声名、地位都不比自己差，姑姑自然十分高兴。但表妹却看破了他这位表哥的鬼心事，大约也爱上了温嶠，所以也没说破。到成婚的那一日，温嶠将表妹迎到家中，新娘子手披纱扇一看，果然不出自己所料，丈夫就是表哥，忍不住拍手笑了起来。这是一则十分有趣的婚恋小说。温嶠爱表妹，小说中写了一句“公密有自婚意”，表妹爱温嶠，小说并未明写。但人们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却完全能够看得出、体味得到他们早已心心相印，作者写温嶠与表妹成婚时，表妹“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便把这种心心相印活画了出来。小说中温嶠与姑母谈论表妹的婚事，那种假中藏真，半隐半露的对话，充满了喜剧效果。这段风流佳话，在元代，关汉卿就曾拿来作成杂剧《温太真玉镜台》，到明代，朱鼎又写成了

《玉镜台》传奇。

“卖胡粉女子”写一个富家青年爱上了市井中一个卖胡粉女子，天天假托买粉，以便见她一面。后来，女子疑心起来，便问他买这么多粉做什么。青年才把自己对她的爱表白出来。女子很感动，于是两人相约到男家幽会。这个故事，宋人所编《绿窗新话》、明人编《艳异编》和《情史类略》也都选载。元人有传奇《留鞋记》、杂剧《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明又有《胭脂记》，都是由这故事改编而成。小说《百家公案》第六十二回“汴京判就胭脂记”也本此故事。

虽说在唐以前的漫长岁月中，表现人间男女恋情，叙述家庭生活的小说，也累有所作，但与志怪和其它的轶事小说相比，却实在显得薄弱、幼稚。为什么生活中天天能够感知的事，作为生活反映的小说，却较少去反映？这当中的原因很复杂，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这种充满人性味的小说，需要有适合人性较为自由发展的土壤。唐以前的社会，不要说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足以产生这种土壤的程度，那种世族地主统治的政治，也不允许有人性自由发展的情况存在。经过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冲击，世族地主的统治，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唐统治者注意从庶族地主中选拔人才，世族地主垄断政治的局面被打破。一统的唐王朝又实行了较为开明的政策，经过了唐前期

的休养生息，经济终于空前的繁荣起来。尤其是工商业的繁荣，带来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队伍的壮大，这为人性较为自由的发展提供了虽还相当贫瘠，却毕竟已经出现的土壤。于是，随着小说观念的质变，小说本身发展的飞跃，写人间恋情、写家庭生活的小说，也更多了起来。所以，有人以为，唐前小说的内容，基本上是“神话”、“仙话”、“鬼话”的世界，入唐以后，才渐渐进入“人话”的世界。

撇开唐代的轶事小说不说，唐人传奇中，写男女恋情的便颇不少。有写士子与妓女相恋的，如《霍小玉传》、《李娃传》；有写士子与淑女相恋的，如《莺莺传》；还有借年青人的悲欢离合以反映时局混乱的，如《柳氏传》、《无双传》，等等。这当中，名气最大，影响也极深远的是《莺莺传》，而写得最好的却要算《霍小玉传》和《李娃传》。

《莺莺传》为元稹所作。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生于779年，卒于831年，官一直做到宰相。元稹又是唐中后期的著名诗人，与白居易齐名，有“元白体”之称。著有《元氏长庆集》。

《莺莺传》也叫《会真记》，“真”在这里是“仙子”的意思，指美丽的女子。写张生通过莺莺婢女红娘暗中传诗递柬，与莺莺在西厢好合的故事。

据宋人王铨、赵与峒等考证，这张生的原型，其实就是元稹本人。作为文学形象的张生，是以薄幸郎、负心汉活在世代人心中的。灵秀、聪慧、端庄沉稳的莺莺则是以战胜礼教束缚的勇决形象显现在世世代代读者面前的。

《霍小玉传》，蒋防撰，防字子微，义兴（今江苏宜兴）人，生卒年不详，因李绅所荐，历官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后也因受李绅的牵连贬为汀州刺史，又改任连州。有文一卷（见《全唐文》卷七一九），另有诗集一卷。

《霍小玉传》先以单篇行世，后收入《异闻集》中，又收入《太平广记》。小说写富有才华、生性风流的新第进士李益，到京师应吏部试，广求名妓，得霍小玉。小玉本霍王的宠姬所生，霍王死后，和母亲一起被兄长们赶出家门，沦为妓女。她和李益一见钟情，热烈爱恋，不免山盟海誓，度过了快乐的两年。后来李益就郑县任，回家省亲，母亲为他聘定了表妹卢氏。李益不敢违拗母亲，又贪着卢家的门第，便瞒着小玉，不顾昔日的旦旦信誓，四出筹措财礼，准备与卢氏成亲。其时，小玉却因思念李益，忧郁成疾，同时变卖钗环托人四下打听李的下落。有黄衫客知道这事，挟持李益去见小玉。小玉斥责了李益的负心，誓化厉鬼以为报复，死在了李益的面前。后来李益与卢氏成婚，果然不合，因而断

离，尔后李又连婚三次，一家不得安宁。

明代的大学者胡应麟曾说：“唐人小说纪闺阁事，绰有情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胡应麟的评价很精当，蒋防确是个文章老手，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写得都极有个性，极其生动。

《李娃传》，白行简撰。行简字知退，祖籍太原，是大诗人白居易的弟弟，生年不详，卒于826年，贞元末进士，官至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有文集二十卷，已佚。传世小说，另有《三梦记》。

《李娃传》也曾收入《异闻集》，后收入《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杂传记”中。写的是常州刺史荥阳公之子赴京师应试，恋上久落风尘的妓女李娃，不到一年，荡完了所带的全部资财，被鸨母甩脱，沦为丧肆的歌郎，被父亲发现，打得昏死，又做了乞丐，在一个风雪交加、饥寒交迫的日子里外出求乞，被李娃发现。李娃深感愧疚，搭救了走投无路的他，并且自己赎身，离了妓院，与他同居，精心奉养，使他恢复了健康，又助他读书应试。后来他得登科第，且做了成都府参军，终于父子相认，又娶了李娃。李娃还被封为汧国夫人。

这个故事在当时广为流传。元稹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中有“光阴听话移”的句

子，下面自注道：“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说一枝花话便是讲李娃的故事。作者写这个故事，是要歌颂一个“倡荡之姬”的高洁节行。李娃故事的感人，在于后半部，它使人看到了一个本被环境污浊了的灵魂的重新发光，一颗曾被腐蚀的心灵的再度纯洁、善良，而焕发其良知的又是人物本身并未丧失泯灭的美好人性。而霍小玉故事使人看到的却是美好人性的被毁灭、被扼杀。

白行简也是个很会写人的文章高手。因为他的目的不在写李娃与荥阳公子缠绵悱恻的爱情，而在表现她的节行，所以，正面着手写李娃与荥阳公子的地方并不多，倒是花了许多的笔墨去写荥阳公子与旅肆主人、丧肆中人，以及他的家仆、他的父亲和教他歌唱的师父之间的关系纠葛。

《霍小玉传》、《李娃传》的主人公都是妓女，也许它们有影响及于清后期的狭邪小说处，但实与狭邪小说颇不同。它们对后世的人情小说及戏曲的影响尤为巨大。宋时，已有市人小说“李娃传”，今存的明人所编“小说传奇”合刊本中的《李亚仙》，大约便有宋市人小说“李娃传”的轮廓。元代，又有《打瓦罐杂剧》、《曲江池杂剧》、宋元戏文有《李亚仙》，明传奇有《绣襦记》等，也都是由《李娃传》改编成功。而《霍

小玉传》则影响了冯梦龙的拟市人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明汤显祖又曾将它改编成传奇《紫钗记》等。

上面提到的另两篇传奇，《柳氏传》为许尧佐撰，写的是韩翃与柳氏夫妇离合的故事。柳氏本为韩翃朋友李某的美妾，赠给韩翃为妇后，两人感情很好。后来发生了安史之乱，韩、柳离散后，柳氏被番将沙咤利占有。韩翃的另一个朋友许俊设计将柳氏从沙咤利手中抢出，还给韩翃。《无双传》为薛调所作，写的是王仙客与表妹无双，青梅竹马，两相爱恋，因战乱，无双则被没人宫廷。仙客悲痛万分，后来他厚交侠士古押衙，古押衙先将无双药“死”，再将其尸赎出救活，使二人团圆。

这两篇小说的格局都与后来的才子佳人小说有某些相同之处——先是两相爱恋，中间有“乖违”，尔后得团圆，只是没有那种传诗递柬，私订终身的韵事。若把这两篇小说的格局与《莺莺传》中的某些情节一合，便是比较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了。

到了宋代，城市和城市经济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市民的队伍也更趋壮大。与这种社会、经济状况相应的是，在长期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人民，尤其是在市民中，开始闪现出了一些新思想的光辉。宋代的程朱理学，竭力鼓吹“存天理”、

“灭人欲”，它的出现，固然成了思想界的一把锁——一种禁锢，但它出现的本身，又十分清楚地说明，确实有一些新的思想因素在萌动，且已经形成了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潜在威胁，这才必须强化原先的伦理思想以与之对抗。这种经济、文化背景，无疑给世情小说的生存，提供了较之唐代更为优裕的条件。从小说内部的发展情况看，志怪小说，可以凭着那怪异故事本身去争取读者，即使是用那种高度概括的书面语言，且只是三言两语地粗陈梗概，便能够收到耸动听闻的效果；而写人间恋爱、家庭琐屑故事的世情小说，却必须有娓娓地叙述那缠绵悱恻的男女情思、富有趣味地描绘出一些家庭琐事的生活之中的活的语言和艺术手段，才能够打动读者，吸引听众。语言和艺术手段的发展，要有一个历史过程。唐代传奇的出现，恰为这种铺排描绘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而语言发展到宋，也出现了生活化即口语化的趋向。甚至一些理学家的语录（如《朱子语录》），也完全是用接近口语、半文半白的语言在写作。这就是说，到了宋代，小说的表现形式已然更加丰富、更加成熟。于是，世情小说的发展，也到了一个新的飞跃的阶段。如果说，在唐以前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世情小说还只是处在孕育胚胎的过程之中，到唐已开始萌发，入宋，则已进入它的成长发展期了。